

谢德新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 大 地

dadi qingshu

# 情

# 書

大地有情，情在造化。它以自己的倾心和血肉之躯孕育万物，呵护众生，促死寂萌生生命，静悄中产生发育，单调地多了色彩。它凸起，突出了高原；它凹洼，流出了海洋；它灵动，摆出了江河。它以多情善感的秉性，让世间有了生息的活力，充满希望。它默默承受着上天给予的一切苦难，将冰雪霜雹转化为生命之源的水，净化为生命所依赖的气，以生命濡养万物，以温情滋润生灵，让世界充满爱意。

# 大地情书

谢德新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地情书/谢德新著. —合肥: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650 - 2982 - 0

I. ①大… II. ①谢…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1464 号

# 大地情书

谢德新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电话 总 编 室: 0551-62903038

印张 11.5

市场营销部: 0551-62903198

字数 185 千字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印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hfutpress@163.com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5650 - 2982 - 0

定价: 35.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 目 录

## 第一辑 山门开开

山门开开	(003)
小镇的花	(005)
神器三宝	(007)
乡戏	(009)
庙会	(011)
偷之逸事	(013)
游技	(015)
香胰子的记忆	(018)
饥之食	(020)
东原人家	(022)
小戏	(024)
祖坟风水	(026)
乡村小赌	(028)
蓼花	(030)
乡野童趣	(032)
映山红和山里红	(034)
催种时节	(036)
松之别传	(038)

黃牛	(041)
祝員外	(044)
捕魚	(046)

## 第二輯 蓦然丁香

蓦然丁香	(051)
赶海與趕海人	(053)
路景	(054)
涼亭	(056)
桃花	(057)
蟹品	(059)
人與狗	(061)
和田枣	(063)
藤蔓夢	(065)
鷹與魚	(067)
酒的文化詮釋	(069)
病態異果	(071)
紅臉	(073)
閒日談月	(075)
閒之境界	(077)
格物論竹	(079)
也續風賦	(081)
思香雜陳	(082)
杜甫觀秋	(084)
鈴鐘雜談	(085)
蘭香追憶	(087)
也說蝸牛	(089)
蝸牛與門	(091)
幻覺中的郵冊	(092)
漫步意禪	(093)



水世界小趣	(094)
糯米性糯	(096)
水赋	(097)
秋话板栗	(098)
鹤的寓言	(099)

### 第三辑 心学浅议

心学浅议（一）	(103)
心学浅议（二）	(105)
说谎的孩子升级版	(107)
怕鬼与制鬼	(109)
修行的成果	(111)
梦之解	(113)
光与暗	(115)
选择	(117)
读郑板桥家书	(119)
借景	(121)
时间	(123)
轻信	(125)
虚拟的沉迷	(127)
差异的个体	(128)
名实语丝	(130)
爱的呓语	(132)
情为何物	(133)
觉之悟	(134)
模糊小语	(135)
鸿沟谈	(136)
雪中读杜甫诗	(137)
社会学领域的“消费”	(139)
打牌	(141)

望与妄 ..... (143)

#### 第四辑 瀑布与冰川

瀑布与冰川	(147)
走近昆仑	(149)
戈壁神柳	(152)
沉睡的种子	(154)
剑桥的一个梦	(156)
黄河的进壶与入海	(159)
哈瓦那寻踪海明威	(161)
大地情书	(164)
蔓歌三章	(165)
物语行板	(167)
(一) 猫与虎	(167)
(二) 梦	(167)
(三) 红	(168)
(四) 夜	(168)
(五) 船	(169)
(六) 感觉与知觉	(169)
心香一束(八则)	(171)
爱情的比喻	(175)
后记	(177)







## 山门开开

下放农村时，我尚小，下地劳动只能挣妇女工分的一半，生产队长看我辛苦艰难，派我去放牛，这是个轻松活计。

放牛的伙伴是队长的侄子。这是个精灵的小鬼，肚子里故事多，点子也多，时常从兜里突然抓出一大把山里红、大麦泡、小毛栗等与我分食。我们偶尔还用砖头围起生一摊火，烤红芋和青玉米棒吃；再幸运些，寻洞掏一条黄鳝或几只螃蟹，螃蟹直接烧吃，黄鳝要用荷叶包包，在火堆埋下烧吃，香味弥漫大半个山坡了，这都是他想的主意。趁牛在山上吃草的空，他还怂恿我一同去松树林抓抱窝的野鸡，追草丛中奔跑的野兔，大半空忙，只侥幸拣几个野鸡蛋，在火里烧烧吃，已很满足啦。我对他也用处，常给他读讲《西游记》《水浒传》这类书，他听得很有兴味。有次读讲《天方夜谭》，读到辛伯达航海的故事，他抱着头沉思良久，突地从草地站起来，踱来踱去，挥拳头对天，连说：“有味！”“有味！”“太有味啦！”又突地坐下来，咬耳根对我说：“我们也像老辛那样找宝去！”看我不信，急眉赤脸地喊：“别不信呀？这山上有宝，还有神仙，要用山门钥匙开！”接着向我讲听他二大爷讲的故事。

别看这山不大，这山地下有宝，还有仙界。有一年，有人上山砍柴，累了想歇一会，将担柴的尖担（即一种扁担，两头尖尖，包铁，挑禾用）往地上一插，“哗”山门便开了，眼前一条路，直直的，宽宽的，他顺路走，看到一个村子，红砖瓦舍，竹绿花红，鸡鸣狗叫，两个老头在村口的大树荫凉处下棋。他在旁看，一盘棋还未看完，两个老头为悔棋争吵起来，对叫抢棋，将棋盘都打翻了。他连忙帮助拣棋，却被老头发现了，追问他从哪进来的，

还没等他回答，被老头猛搡一把，跌倒醒来，躺在草地上。他怀疑睡着了做梦，手中却真真切切地捏一枚还未来得及丢下的象棋子。日落西山挑担柴回家，家里人他都不认识了，住的人也不认识他了，说他上山砍柴被狼吃了，死去已二十多年，老婆、父母已死，儿子、媳妇都比他年纪大。那颗棋子是金子的，卖了又买地又置房，还娶老婆，这个家便有老子十七、儿子十八的笑话。村里人从此知道，这山底下有神仙，有宝贝，只是山门难开，砍柴的人碰巧用尖担开了门锁，尖担便是钥匙。

我哈哈大笑，告诉他这是神话故事，《天方夜谭》也是故事。他偏不信，还说，天也有门，天门开开，金银财宝滚滚而来。他曾每到夏夜仰头观星星，等待天门开，却一直未等到。这山底下的门锁住了，要靠钥匙开，尖担是钥匙，只要捅对锁眼，山门自然会开，我们可去神仙界一游，还可带些宝贝回来，卖了买糖、买肉，还可娶个好老婆。经不住他的再三撺掇，我渐渐也信了。我俩设法从生产队的社房偷出一根尖担，成天在山上胡乱扎，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草枯了又发，发了又枯，折腾了一年多，也没扎到开山门的钥匙眼，我俩都泄气了。

有天，我俩累得四仰八叉躺在草地上，垂头丧气地望天，对语：“这山门怎么这么难开呢？”“神仙不愿让我们开吧？”“砍柴人开过一次山门，老头警惕性高了吧？”“真开了，我们进去再出来队里的人都认不出了怎么办？”“金子也不好卖呀？”“听说可以卖给银行。”“你卖了钱娶谁？”“你卖了钱娶谁？”嘻嘻，哈哈，在草地上滚作一团。商量来商量去，我俩一致决定，不再去找山门的锁眼了，干脆晚上睡在凉席上，等待天上的神仙发慈悲开天门吧。

于是，我们继续安心放牛，摘山里红、大麦泡，挖鸡爪骨、野小蒜；幸运的时候，还会拣到蘑菇、野鸡蛋，逍遥自在，自得其乐。

不久，我们都长大了些，队长便分派我们去地里干活，牛让更小的孩子去放了。天上的神仙没开天门，地上的神仙也没开山门，到了我们娶媳妇的年龄，找钥匙开山门的想法渐渐淡忘啦。想到那一幕，我时而内心一笑；不知那位牧牛童友，想到那情那景，也笑不？



## 小 镇 的 花

家乡小镇，不知成于何时，镇上居民往上数五代以上者极少，大都从乡间迁来，或外地来考不出出处之人。针头线脑的生意，贩夫走卒的营生，作坊小肆的手艺，是小镇人的为生之道；无业者还居多。许是营生之累，生活辛劳，种花者少，赏花更是寡音。少时记得有殷实之家院内有棵桂花树，每逢秋季桂花盛开，半条街飘香。因门禁森严，只闻花香难见花树，只见其家女孩发辫上常插朵香喷喷的桂花上学。还有个孩子乳名桂姐，令我等羡慕不已，由此想象到月亮之上的那棵桂花树，花上几分钱买上一根桂花糖棒，品味之香中更添其神往。还有位声名甚好的寡妇家，小院有棵石榴树，大门常闭，一般人也难进入，从偶开的门缝常窥见翠树衬映艳艳红红石榴花，充满神秘与好奇。石榴树大了，常从小院墙伸出几枝来，花开彤红耀眼，风吹落拣多萎花，把玩珍爱，后因街上有个混痞儿爬墙头折断带花的石榴枝，被寡妇告发，痞儿巡街游斗，寡妇的院墙增高了，红杏难以出墙，我们再也见不到，拾不到石榴落花了。还有一户，可称慷慨之主，家中有棵大大的栀子花树，孩童虽禁入院玩看，但花开后，主人家常常剪一支支带几片绿叶的白花，送予左邻右舍。家中极珍贵地用玻璃杯盛水养了，满屋有浓浓芬芳香气。每到春天来临，山里常有挑担卖兰花的姑嫂，给小镇带来花香的热闹。女人们发髻常别串兰花，笑吟吟招摇于市，使我们遥望岚山，知山中还有这种物。

小镇两排街后即是菜园，每家都有一块几畦，种些蔬菜，由春至夏秋，那里花多，开白花的是辣椒、葫芦，开黄花的是黄瓜、丝瓜，开紫花的是茄子，红花少见。随大人浇园拣草，稀罕的是蔬菜之实，并不在于盛开之花，花实最吸引我们的是菜园边池塘的荷。我们在给园圃浇水时，看荷从钱似叶

片，渐渐长大，漂浮水中如一叶团舟，荷叶中簇拥出花萼花蕊，粉红诱人，风吹片片剥去，一瓣瓣落入碧水中，临水可拣上几片，闻闻花香犹存。赴水摘上几朵，与伙伴们疯抢打闹，直至花碎。至于荷花褪尽铅华，露出的莲蓬，便是我们的美食了。莲下香脆的藕，惜年小技差，只能望之兴叹。菜园的土墙边，常见一两丛山菊、枸杞，开黄黄的花，结红红的果，还有散见随风自从来被称为密花条的丛苗，开出多多有白有粉红的五瓣小花，伸手可得，伴随我们童年的记忆。以后成人才知，这种植物有个好听的名字，名扶桑，许是东洋引进的吧，不知何风将此物吹到这偏僻小镇，成为野花。

小学校挂钟的是棵大槐树，临花季，怒放垂挂一串串槐花，顺风吹满街都有股清香，此花边开边落，老槐树下撒播铺盖一层厚厚的花叶地毯。会上树的孩子可爬树采花，不会上树的在落叶片中寻觅一两只“小钱串”。此花可食，扯片片花叶含嘴中，有丝丝甜味，且口齿生香，颇为有趣。至于池塘外一望无际的稻田，扬花季密密麻麻的稻花，那时我们是不相顾的，只觉空气飘淡淡香气，不知何物送来。以后小学老师教写作文，方知“稻花”这一美妙之词。

小镇多植柳树，逢夏季，飘洒洒柳絮漫飞，多日到处都是这些不融化之雪，给我们这些孩童也多些辛劳，在大人的催促声中端箕挥帚，忙得不亦乐乎。那时不知这为柳树的花，只认为这是柳树吐的秽物，厌恶之极，特别学会“水性杨花”一词后，更添对此花的鄙夷。数年后读苏轼那首咏杨花的词，方理解此物生有性，性存情，情可怜，实为可爱之物。不妨抄词如下：“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又还被、莺呼起。不恨此花飞尽，恨西园，落红难缀。晓来雨过，遗踪何在？一池萍碎。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从未见柳树挂花，只见漫天飞舞白絮，想来这花刚从母胎睁开眼便被风吹走了吧，苏轼的一句“似花还似非花”，摹写真情状，一池萍碎，点点离人泪，谁解此花心中三昧？



## 神器三宝

雷公庙是小镇街北尽头，隔条河高高土坎上坐落的一座小庙，房屋三间，供奉雷公爷的泥塑，门前一块稻床大的场地，植几棵桃树。庙小无僧尼，平时由庙后住的一位叫王小的人管理，王小没有老婆，只有一个女儿傻傻的。平时庙里敬香的人极少，只有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才热闹一番。求子的人家往往在这一天，到雷公爷塑像前挂上一条红绫，任人抢夺。抢夺的场面极为热烈，从庙内打到庙外，有时甚至打到河床处，头破血流也不相让，流血见红挂红绫的人才高兴。看抢红绫打架，是小镇的盛事，抢多条红绫的人便成为英雄。庙附近有位姓徐的汉子，膀大腰圆，力大超人，每年几乎都抢得最多。他家孩子多，夏天的裤头，冬天的棉袄，都是用抢来红绫布做成的，省下布票在黑市上卖了买米。

庙下便是一条河，不宽，据说是从梅山水库流下的。桃花汛期，梅山水库放水，河便变宽了。漂流断枝残叶浑黄的河水跌跌撞撞从上游奔来，淹没河边的辣蓼、红柳及不知名的灌木丛只露出苗尖，河旁边的一大片竹林也会淹去一半。竹林的野鸡呱呱叫着混飞，癞蛤蟆成群地向大路上爬，有时水中露头的枝叶梢上还盘卷着花肚子的蛇，伸出头瞪大惊恐的眼，甚是怕人。石板桥也淹没了，人们只好不断在上面加高垫上砖头，以便人们通行，水再大些，架上木板，再大些，交通便断了。那座石板桥全是用青石板架起的，青石光滑滑，双石并排，可通架子车，石板中间被独轮车轮长年累月碾过，现两条凹槽，仿佛火车的铁轨。还有几个圆形的印痕，传说是张果老成仙去曾经过此桥，倒骑驴的故事也是从这里流传开的，那印痕便是张果老的毛驴蹄印。故这小桥有仙气，但有仙气的小桥每年似乎也要被淹没十天半个月。

真正显仙气的是神仙坟，小镇不怕水淹，定力在这坟。坟不大，只能算个土丘，大路从坟边经过，抢道的车、人也不时地侵占坟的地盘，已经被路削去一小半了。按理说，这坟确有占道之嫌，因埋的是神仙，谁也不敢作迁坟的主张。何况神仙坟是全镇人心中的图腾，一代传一代都说，发再大的水，水也淹不了神仙坟，并举出许多陈年例子予以说明：民国某某年，淮水泛滥，附近几十个村子都成汪洋，唯独这个小镇得以保全，其原因正是神仙坟将水定在它之下。故每至汛期，镇上要分派精壮小伙几班倒，十二个时辰不停地观察水位离神仙坟有多远，孩童时代的我们也常去看热闹。还别说，有几年，水位已拍打到神仙坟的脚边，却硬是越不过神仙坟。镇上的人一边派人去神仙坟观水位，一边也动员人们携家带口搬住在高地的学校操场上，似乎对神仙的神力和荷叶的说法也没绝对的信任，留了一手。

这三种小镇神物现在都没了。雷公庙一九六六年被红卫兵拆了，梁柱砖瓦拉去修缮小学校了；神仙坟因后来公社在不远处截水修水电站，发过电的水需要更宽的过道，神仙坟处也成为河道；石板桥更是被淹了，那几条长长的青石板已不知去向，文物部门追查了一阵，也不了了之。有识者常常叹，那可是明朝的东西呀，现在要卖大价钱！

前些年，高速公路又横穿小镇，将小镇的老街切去一大半，连同这三件神器所在位置都变成平坦的高速路，绿绿的防护林，原迹都消逝了。防护林栽的多杨树，沃土滋润，高高钻天，花喜鹊在树间飞来飞去喳喳直叫，过去少见的斑鸠也不稀罕了，咕咕与喜鹊对唱。杨树扬花季节，柳絮纷飞，夏天的小镇便飘洒冬日的鹅毛雪，又是一番景象。



## 乡 戏

镇上平时的娱乐活动是听大鼓书、评词。说大鼓书的有个架子鼓，有个长快板，左右手齐动，边唱边敲鼓、打快板，唱一段，停下说一段。说评词的只靠一块惊堂木，站着讲故事，关键处、节骨眼，用惊堂木在桌上“啪”地一响，不唱，据说比说大鼓书难度要大。热闹的时候，是唱大戏，一般都在小学校的操场上，搭一个台，四边用布幔围住，凭票进入。也有在集边的圩沟庄上，三面环水，进出一条道把守收票，进不去。放电影有时也这样，只有公社的巡回电影队月把一次在大操场上放映，不围栏，不收票。

也有一些玩皮影，玩扁担戏的，在集上寻家大院子，在院子里玩，沿街店面开扇门收钱卖票，混进去也难。小孩子没钱买票，好像也没有买票的习惯，习惯“蹭”。有混的，有做假票的，有可怜巴巴求的，有约上一群人趁拥挤往里闯的，进去的都是能孩子，没办法的，只有远远趴在大树上，看看人影，听听锣鼓响，听不见唱什么，玩什么。因此，小镇的男孩子都学会了爬树，裤裆大多打着大补丁，惹得母亲老是骂。

后来修淠史杭灌区工程，几公里外有了由劳改释放犯组成的转移修河堤工程队，经常唱大戏、放电影、不卖票，年轻人带着小孩子都去赶场子，是一大乐事。看完戏或电影往回赶，瞌睡来了困得不行，边走边闭眼，被大孩子挟着走，那滋味很难受。到家敲不开门，只好到几家没父母的孤儿家通腿，有时一张床横七竖八睡上七八个，家长也放心。

听锣鼓响就忙乎的，不限于孩子，做小生意的也忙乎，早备好了炒熟的花生、瓜子、栗子之类，还有小糖、甘蔗和按季节下来的桃子、杏子、柿子、枣之类，赶场去卖。每场唱戏、放电影的外圈，都围有十个八个小摊子，亮

着昏黄的小麻灯，摆着摊子，长长的甘蔗杵在那里，一丛丛的，在人墙外是道风景。散戏后，瓜子壳、花生壳、甘蔗皮遍地狼藉，需好几个壮劳力去清扫。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镇上时兴了卖鹅肉，不少家去农村买上一两只鹅，用卤水煮煮，卸成十几块，按块论价，那香味馋得人流口水，一般人是吃不起的，大多卖给工程队的那些“劳改犯”。后来，镇上人发现“劳改犯”很有钱，中年妇女和年轻的媳妇、大姑娘白天也挎篮去卖，“劳改犯”劳动之余，中午和黄昏去买，边买边和女子论价搭讪，生意很好。每当看到女人挎着篮子，打扮得清清俏丽，油头光光的，带着雪花膏的香味，人都咬耳私语，某某又去卖鹅肉啦，相对会心一笑。有个漂亮的小少妇，平时议论就多，常年做这生意，大家议论得也多。有次一个调皮的小伙子学话，这少妇到工程队前，蹲在水渠边，以渠水为镜子，左看看，右看看，用手沾水还将乌发抹一抹，才站起身，扯整齐衣服去卖鹅。小伙子边说边学着其动作，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看戏看电影自带板凳，前几排坐地下，讲究的垫张报纸或荷叶、小手巾。戏散了起来，灰尘弥漫，场地像放了一颗烟幕弹。再挨后是站板凳，再靠后是大板凳，大板凳上前面坐着，后面站着。热闹均是站着的，那基本是大姑娘小伙子，小伙子哪里有漂亮姑娘、媳妇往哪里钻。有几个出名的浪丫头，出现在哪里，哪里拥挤、起哄，都往那条板凳上挤，挤得板凳倒了，堆成一团，哄笑不已。浪丫头笑得嘎嘎的，嘴上骂着，却不恼，拍拍灰再站凳上，脸红彤彤的，再任人挤，老头老太看了直摇头。也有双双悄悄溜出去的，据说去了小山冈和麦子地、玉米地，每次戏完电影散，青稞地总有一围圈压倒的青稞苗，观看这类似《红高粱》的镜头，是戏后的又一场戏，调皮的小伙子和大孩子乐此不疲。记得有次甚至发现了一条红丝线编织得精致的裤腰带，在小镇娱乐场爆发了原子弹似的新闻，好事者将红腰带挂在集市闹区旁的邮政局门口，贴上写有龙飞凤舞大字的“招领启事”，集市上人围看了好多天，也无人领，成为人们津津有味乐议好久的大新闻。

后来公社盖了礼堂，有舞台，有观众席，演出都在屋里，逃票也不容易，大剧团、草台班，都在这里演，电影也在这里看，人都规矩了，那些野趣也没有啦。